



肆、來自母鄉的召喚

——社區推手吳松合的桃花源夢

「理事長每天攏沒閒，今日透早可能去了鄉公所洽公，要找他，可以去石頭厝那邊。」梅花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秘書工作的義工李小姐說。

石頭厝經常讓許多人開車路過時，忍不住停車下來一探究竟。這座外觀用烏石板為建材搭蓋而成的建築是梅花社區另一個景緻。烏石板取自邊仔頭岸下的石頭，經過加工後平滑光亮，窗櫃門板則是採用厚實的檜木，整座偌大的石頭厝原先設想，便是把傳統以石材為牆壁的茅仔厝加以精緻化。

但是精巧的設計，堂皇的外觀，都不足以說明石頭厝吸引人之處，或許室內書架上千餘冊的圖書，更能娓娓道來石頭厝主人的心思和願望。

異鄉經商小有成，返鄉償還人情債

「我是懷抱著感謝故鄉的心情回來的。」吳松合理事長一面敘說返回家鄉的過程，一面忙著為大夥人添茶水。





吳理事長接著說，自己本來就是茅埔城的子弟，在這塊土地上出生並且渡過成年前的歲月，和許多為求更優渥生活的農村青年一樣，他獨自選赴台北經商謀生，好不容易營生有些成就時，發現自己卻在多年商場忙碌生涯中，搞壞了身體。健康情況日漸不佳，青春的消逝，煩惡的都市生活讓吳理事長燃起重回故里看望少時鄰人玩伴的念頭。

「一回來看看了很多好朋友，在眾親友勸說下，準備在清新的莊內調養身體，而且為了報答昔年鄉親的恩情，才開始打算蓋這座石頭厝。」在吳理事長的想法裏，以現代造景結合地方傳統建成石頭厝，不僅供自己居住，更利用開放式空間，開闢圖書室，主動提供社區孩子們唸書場所，並提供茶水、視聽設施讓村民願意來這兒聯繫感情、交流公共生活上的種種。石頭厝落成之後，取名為「根園」，實現了吳理事長想法，日不閉戶，對外開放的石頭厝，經過一段時間突破了村民們的心防和訝

● 讀書會成果展——我心目中的桃花源。





異，石頭厝泡壺茶和吳理事長親切的笑容同樣自然。

至於「根園」一名的由來與理事長口中的報答恩情，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九四九年，吳松合十二歲時，為全家生活整天打拚勞動的父親竟發現身染重病，病因是窮苦鄉下人怎麼也想像不到的脊椎骨結核。看著父親流膿惡化的患處，身為長子的吳松合慌得不知怎麼辦才好，母親身體原本就差，年邁的阿公也乏人照料，吳松合當時除了照顧好弟妹們外，毫無其他法子可想，紓解家庭經濟困境的能力更談不上。

彷徨無措時，吳家的鄰居們自願協助分擔他們生活所需，同時村裏的叔叔伯伯，每天輪流以雙手推著板車，載著父親走上幾里路，趕赴羅東請德術兼備的陳五福醫師就診。

「當時自茅埔圍到羅東，全是粗礪不平的石頭路，有時日頭溽熱，那些阿叔依舊帶阮老爸去看病，細漢的我攏不知怎麼說才好。」吳理事長語調有些激動。

吳松合說：「是陳五福醫師改變我的一生。」

儘管有鄉親的照應，但病魔卻早知膏肓在何處似的，讓父親的病情毫無起色，正當所有人都不再抱持太多希望之際，一天，陳五福醫師意外地來到吳家看望父親，帶來一劑新藥，並勸勉家人不要放棄。後來，施打過新藥的父親病情逐漸得到控制，有了起色。隨著臨床醫學進步，經過多次開刀住院，父親的病逐步轉好終至康復。





懷念昔日相扶情，重拾村民樸拙心

經過三十多年，吳松合從未忘卻昔年叔伯們推著板車強壯有力的手，幫著扶起一個岌岌可危的家庭，才得以有今日。所以，石頭厝取用父親的名字吳根木的根字，表以象徵意義為念。

歸鄉的遊子卻也發現，多年以後村內的道路景物依然熟稔，但二、三十年的時光讓整個村子顯得破落起來，不變的是農家生活素樸，不變的是農民入不敷出的收入。令人感到最大的變化在於，下一代的村民忙於求取溫飽之餘，卻忽略了對生活在同個庄頭的親朋鄰友的關心，往往面對著走過，反作不相識的模樣。

「既然是用償還欠這個所在一堆債的心情回來，就應該用心來做出一點成績。」九〇年代初回來的吳松合，為了不讓故里人情默默消逝，為了找尋扶育他的故鄉能否再有新發展的可能，積極取得新朋友、老朋友信任，推動梅花社區的成立和事務開展。

現在，吳松合總開著他的老爺車，利用早上時間赴鄉公所、縣政府洽公，下午則聯繫發展協會接下來承辦的活動事宜，到了晚上總有村內的朋友找理事長聊天，談談對社區目前的看法。

「若是沒松合仔來做些代誌，咱社區很多人還認為根本沒有改變的必要，今嘛不同了，有社區活動中心，有大家攬來參加的活動，嘛有資源回收，卡早說風涼話的人還敢吭聲？」熱心的盧張阿菊剛好送她親手做的粿過來時順道說。





「刚开始做的時候，別人會以奇怪的眼光來看你，懷疑你有什麼樣的居心，但不是我愛臭彈，阮這邊鄉親攏很可愛、又熱心，看你做得這麼辛苦，也會來幫忙，做久了，人攏會有概念。我相信有生之年，總會看到社區重新活起來。」吳理事長略帶談諧的語氣說。

周遭的人紛紛稱讚起他的雄心壯志時，只見年過六十歲的吳理事長連忙搖著雙手，泛著紅潤的臉頰笑著：「別這樣講啦。」

社區規劃、社區的總體營造一定是根據它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文化、產業、風土等等來構思、想像設計的。所以這樣的活動是一種創意、一種創作，大者也可以叫做創造。也只有如此，才能突顯與眾不同的東西出來，成為社區的光榮與驕傲！

——黃春明

從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到社區活動中心工程開工，梅花社區居民們在組織和硬體設施上的努力，獲得初步規模。但是社區發展工作卻不能只由少數的理監事們奔走籌備，居民的自發性參與也應拓展至社區環境美化以外的項目。

吳理事長當時認為，唯有進一步將行政資源結合具體的文化內容，製造能帶起來的活動，藉著活動內在精神，建立事事關己情感，導引更多居民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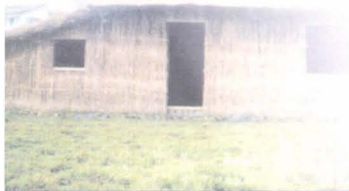
然而，文化活動的規劃不只是申請補助經費，辦理行政手續而已，如何以文化思維落實到具體活動，並有長遠、全面的考量，是須靠專業人士的協助。社區內居民大多沒有這樣的經驗與認識，同時又覺得應找一個對社區有足夠瞭解的單位來規劃，不致於悖離原先居民的初步構想，成了一大難題。

禮聘老友黃春明， 打造社區新生命

恰巧的是，天送埤社區已經找了小說家黃春明先生所成立的吉祥巷工作室，來協助發展規劃工作。梅花社區老一輩的居民們自然而然的有了請「老厝邊」——黃春明先生幫忙的念頭。

吳理事長說，他和黃春明老師自少年時代已相熟識，黃老師早年在廣興國小教書，賃居在離廣興不遠的茅埔城，而他那時還在廟邊開雜貨

●居民們熱心地認養社區綠化植物。





●黃老師將一些連居民們都快淡忘的事物重新搬上展覽台饒富趣味和意義。

店，很快地，黃老師和他們幾個年紀相近的打成一片，相處融洽。

之後，黃春明與吳松合不約而同地紛紛離開宜蘭謀求發展。黃春明在艱苦生活中開始寫出一系列優秀短篇小說，他的作品，總會有戰後台灣經濟發展過程底，或者來自農村、或者投入都市的小人物進退失據的種種際遇和堅韌的生命力表現，這些批判六、七〇年代以降，冷戰及美援巨大陰影底下的依賴性「現代化」社會題裁的創作，在一場鄉土文學論戰洗禮後，受到高度重視，評價至今不輟。

相對於處在台北文化圈中的黃春明，吳松合也進入大都會茫茫人海裏，以富於商業盤算的頭腦，做起生意，並置產成家，滿以為會平淡地終老台北。

「那時候在台北已經知道春明仔的名聲，不過一直沒機會去找他，哪知道後來他又回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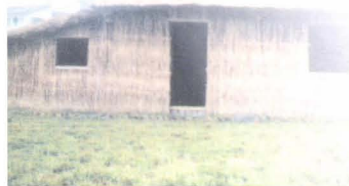
蘭從事具體的鄉土文化工作，還創立了吉祥巷。」吳理事長說。

正好九六年宜蘭縣舉辦歡樂宜蘭年活動，梅花社區代表冬山鄉參加，社區的鄉親們卻處摸索主題的初始階段，開過幾次內部討論會後，採納老師傅的建議以「茅仔厝」為推廣內容；小木屋的「茅仔厝」模型，在展覽過程中備受矚目，卻因為活動結束告一段落。此時，縣政府在推薦社區總體營造規劃單位時，社區發展協會同仁達成共識，就找黃春明老師的吉祥巷工作室。

「咱大家攏相識好多年，他住過這兒，對咱這邊本土傳統的東西有很多看法和設想。」發展協會的幹事簡建勳說。



● 傳統農民休閒遊戲拖椅條。





種植桃李一萬棵，

共築石厝桃花源

為尋找傳統的精神，梅花社區的居民捨棄在硬體事物規劃上有所長的單位，透過吉祥巷開始舉辦一系列喚起居民記憶的活動。在吉祥巷的規劃中，時興的社區總體營造既不是用做造橋鋪路、大興土木；也絕非是腌製菜脯、廣銷名產，他們將整個社區總體營造定調在一種「創造」精神的體現。

所謂的創造就是集體創作。它背後有著眾人對這塊土地生活史理解的基礎，社區本身的個別條件和內涵，決定了她的差異性，在從事集體創作時完全沒有抄襲的理由。比方將傳統的事物以新的形式加以揭露，賦予時代的意義，

● 傳統農民休閒遊戲頂臍。





整個社區營造過程裏，傳承的部份易於讓新一輩的人接受，讓老一輩人不致在複雜專有名詞中失去發言的意願。

基於此，過去農忙餘暇的農民體能活動，「頂臍」、「拖椅條」等重現在社區對外活動中，引起民眾興趣進而想認識社區。規劃中最重要的是，社區將發起認養一萬棵桃、李樹的計畫，讓居民與更多外來喜愛社區的朋友出份心力，社區派專人種植照顧，祈使未來社區滿是桃花李花、紅白相間名副其實的桃花源。這種設計並非出自於刻意，因為早在數十年前社區即有桃李花林的繽紛景緻，至今依然鐫刻在居民記憶之石。未來搭配此等景觀，辦理讓外來訪客休閒民宿農村、極具田園特色的活動，引領居民走向農村新生活。

